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ynamic, abstract composition of bold, expressive brushstrokes. A large, vibrant red area dominates the lower and right portions, while the upper left is a deep, textured black. The strokes are thick and layered,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

红色赣粤边

杨尚奎

A stylized ink wash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a flagpole with a flag stands.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jagged, mountain-like shapes.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graphic.

红色赣粤边

杨 尚 奎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〇 年 · 北 京

封面设计：于 人
扉 页 图：陈 慧 荪
插 图：王 临 友

红色精专边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03,03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1}{2}$ 插页 2

1980年2月北京新1版 1980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书号 10019·2310

定价 0.35 元

赣粤边革命游击根据地是个英雄的地区。这个地区在一九二五年就有党的活动。从一九二八年起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止，这个地区的革命的武装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二十多年来，经过几次历史的大变动，根子一直不断，火种一直不灭，红旗一直不倒。

红色的赣粤边啊，你哺育了多少英雄的子弟，写下了多少不朽的史诗……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主力红军长征已经二十多天了。

一天夜晚，我们的队伍向目的地疾进着。这支七八百人的队伍，是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领导机关的一批干部和一个营。李乐天同志是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我是特委副书记，刘新潮同志是少共特委书记。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主力红军走了。我们留下的同志，既关心主力红军的去向，更关心中央根据地的命运。根据中央分局和赣南省委的决定，

我们率领这支队伍开赴赣粤边，会合当地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长征；并且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与湘赣边、湘鄂赣边、闽西南等游击根据地联系，为以后恢复中央根据地创造条件。

这天夜晚，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见被摧毁的敌人碉堡，余烬未灭，闪起一阵阵火光。战士们边走边议论着：

“真好，乌龟壳(碉堡)掀掉了！”

“主力红军打得痛快呀！”

“快到敌人的封锁线了吧？”

“是，前面还要过一条大江。”

“快步跟上，就要到桃江了！”

前面忽然传来了口令。战士们知道快过封锁线了，立即肃静下来，加快了步子。部队象蜿蜒着的长龙，前进着。直到湍急的流水挡在面前时，部队才停下了急速的步伐。先头部队聚集在江边，看着哗哗地吼叫着的激流。

桃江，河阔水深，没有桥梁，也没有渡船。这个地区闹革命以来，国民党反动军队就控制了渡口，把渡船劫走了。部队前面的侦察排虽然早就到达这里，还是弄不到船只，只好涉水过江了。寒风刮得很紧，江水冰凉刺骨，战士们脚跟、小腿上划出无数道血痕。江心近了，水深了，激流冲击着战士们，有的背包灌进了水，有的衣服被水浸湿。一阵大风刮来，使人更加摇摇晃晃。假如这时双脚踩不稳江底，全身一漂浮，就会被激流卷走。

部队克服了困难，终于胜利地涉过了桃江。

部队继续向西前进。我们一面走着，一面回头望着桃江东岸。东岸的山峦全部隐没在暗墨色里。

“快走吧，这里已经是赣粤边的边沿区了。再走几天，就可以到达油山了。”

李乐天同志回到了他熟悉的地区，他边走边向我们介绍着情况：

“油山是赣粤边的中心地区，北面是江西信丰，南面是广东南雄。山峦连绵，地形复杂，松竹遍山遍野，还有很多茶梓树。老百姓除了种庄稼，还放松油，造土纸，制茶油。”

“油山往西是北山地区，一片片原始森林，几十里看不到天。我们这里——王富墟，是油山的北面。信、康、赣地区，大都是丘陵地带。油山东南是南山地区，是南雄和龙南、全南、信丰的交界线。东西一百多公里不开阔，好象一条带子。”

我停住脚步，兴奋地说：“地形条件真不错呀。”

“当然，丛山密林，活动方便。而且革命基础好，群众觉悟高。再说，赣粤交界正是蒋介石反动势力和广东地方军阀势力的结合部。他们反共虽一致，但利益有矛盾，常常狗咬狗。我们过去曾利用他们的矛盾：广东逼得紧时，我们就到江西；在江西打击了敌人，就跳到广东去休整。”

刘新潮同志非常乐观地插了一句：“我们是有条件在这个地区生存和发展的！”

“那当然！”李乐天同志也充满信心。

这时，从赣南到五岭山区一线的敌人，在主力红军长征时的强有力的打击下，惊魂未定。加上我们出发前，赣南军区的

主力部队积极向南面的古陂、安息方向进袭，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这次我们队伍向西疾进，行动就顺利得多了。

过了桃江，部队在山地中前进着。

这里，有过革命影响，以后被敌人占据，成为白色地区。

从王富墟到赣州有条大路。我们必须跨越这条大路。大路经过的大山上，路旁有几家店铺和茶馆，离两头的墟镇都有十里左右。我们正好在这里休息，喝口热茶，缓过气来再向前走。

特委的侦察队就在部队前面活动。四个侦察员化装进了茶馆，把茶铺里的顾客一打量：有个戴眼镜的胖子，架子十足地坐在中间，一支短枪放在桌上，呼么喝六，要茶要水。旁边坐着两个背长枪的国民党士兵。

一个侦察员扑到胖子面前，短枪对准他的胸口：

“举起手来！”

胖子一抖，眼镜从鼻子上滑下来，落到地上，打得粉碎。他结结巴巴地说：“兄弟，你们，你们是搞什么的？”

“红军！”

胖子的脸象死灰一样，两只肥短的手抖抖地举起来：“兄弟，我——”

“你，早就认识你了。你是零都的大地主，对不对？我们闹革命了，你就跑到赣州去。现在是赣县的靖卫团总，不错吧？”

胖子浑身无力地软瘫在椅子上，无精打采地说：“是，对不起，对不起。”

等到部队到达,我们把胖子团总一审讯,他说:因为听说大队红军要来,他才从王母渡回赣州去。他并且说:这一线“国军”为了对付这个情况,已经收拢了部队,免得给红军消灭。

部队继续向王富墟前进。天黑时,接到侦察队报告:王富墟原驻广东军一个连已经跑了。部队没放一枪,就进入了王富墟。

王富墟是个不太大的墟镇,有十几家店铺。我们一研究,觉得应该在这里做些群众工作。老倌们一听我们是红军,都来送茶送水。群众座谈会、个别访问,到处进行着。这样热闹了一个多钟头。部队走的时候,行列间出现了香烟头的火光,谈笑声不绝于耳。当时,和龙回地区的游击队已经联系上,加上连日行军疲劳,我们就在离王富墟十几里的地方宿营了。

第二天,王富墟逢墟。我们派侦察员去侦察敌人去向,并且派些采买人员也随着去购买一些食物、文具和日常用品。以后,有些零星人员也请假赴墟场去了。

近午时分,墟场那边响起了枪声。随着,侦察员报告:广东军一个连回到王富墟,和我们的侦察队遭遇了。等到大队赶到击退了敌人,零星的赴墟人员已经有了伤亡。

敌人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行动。开始,他们以为我们是主力红军的后尾部队,不敢动我们。第二天敌人摸到了我们的底细,就又折回王富墟,与我们的赴墟人员打了起来。

过了几天,我们经过上乐等地到达了油山。在油山地区坚持斗争的刘符节同志、叶明魁同志、曾彪同志等,热情地欢迎

了我们。

“啊呀，来了这许多干部，我们的工作要大大开展了！”叶明魁同志高兴地说。

曾彪同志边看边说：“部队好整齐，还有重机关枪，可要打好打仗呀！”

革命群众热情地为我们让房子、送鞋子、送菜……。部队联欢会，军民联欢会，一个接连一个地进行着。李乐天、我和刘符节等同志都向群众讲了话，——向他们表示了军民一致坚持赣粤边斗争的决心。接着，围着篝火唱起山歌来：

斧头砍断纠丝柴，

红军消灭反动派！

.....

二

一九二六年，李乐天同志回到了南雄。随着，农民协会成立起来了。

第二年的夏天，李乐天同志忽然离开了家乡。李乐天同志的父亲时量先生听到：蒋介石杀起共产党员来了；城里的工会和农会遭受袭击了；本县的曾昭秀、彭显模、谢太谦以及乐天等都是共产党……。他担心儿子的安全，时刻盼望着乐天同志的信息。

不久，李乐天同志又在家乡出现了。听说国民党县政府要捉他，时量先生借口到信丰教书，带着李乐天同志出去避了一个时候。过了不久，李乐天同志再度回家乡后，湖口的曾昭秀、上溯的彭显模等同志就来找他。这天，曾昭秀、谢太谦、陈召南、彭显模等同志整夜开会。当到天明的时候，大家伸了伸腰，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精神又抖擞起来。

会议继续进行着。

“朱德同志指示我们为武装暴动作好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准备工作。现在，把农会的积极分子组成秘密赤卫军的问题，大家都同意了。”主持会议的同志接着说：“现在我们来研究行动问题。”

“枪怎么办？”有人问道。

“朱德同志留下的九条步枪，在我那里收着。”

“行动？我看先杀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芦坤、麦显荣！不把这些家伙搞掉，群众是不会起来的！”

“对！”大家一致赞同。

第二天，南雄城里的美香馆酒楼特别热闹，还没到下午四点钟，已经挤满了宾客。满酒楼都是猜拳行令的吆喝声，生意比平时多了好几倍。酒楼老板高兴得满脸红光，喜洋洋地站在柜台后面，一面看着那些喝酒的客人，一面等待着即将来临的贵客。将近黄昏，贵宾们来了。走在前面的名叫李士泰，穿着绸长袍，潇潇洒洒地一拱手，让身后的几个人走进酒楼来。南雄县的煊赫一时的人物，一个挨一个地走了进来：芦坤、麦显荣、黄一平、王名山……。他们一面向酒楼老板点头，一面向作为东道主的李士泰说，“士泰兄，请先，请先。”李士泰把芦坤、麦显荣等带到预订的筵席前坐定。于是，四冷盆、四热炒、海参、全鸡……丰盛的宴会就开始了。

“请！”

“你请先，士泰兄！”

忽然，李士泰微微皱眉，站起身来喊：“老板！上灯，上灯！”芦坤也摸着肥大的脑袋说：“是呀，该上灯了。”他猛然觉得后领给什么人拉住了，怒气上升，想回头去叱骂。这时，一把匕首已经伸在他的胸前了。

“这，这……”

那人笑笑，说：“杀土豪劣绅，懂不懂？”

芦坤已经来不及回答了，匕首戳进他的胸脯，清算了他罪

恶的一生。黄一平、麦显荣也在芦坤的身边倒下了。王名山坐在门边，一见情况不妙，就钻在桌子下，趁着一团混乱，一溜身就跑。有人喊：“快追！王名山逃了！”他一脚踏错，从楼上滚到楼下，翻身向屋后奔去，钻到尿桶里去了……

过了几天，王名山偶然碰到李士泰，连声问：“士泰兄，你那天……”李士泰说：“别提啦，别提啦！”以后就再也找不到李士泰了。王名山那里知道，原来李士泰是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了诱杀这些土豪劣绅，才大肆请客的。

在初次行动胜利后，曾昭秀、谢太谦、陈召南、彭显模和李乐天等同志，又组织了第二次行动。

“我们要扩大武装，这样才更有力量。我主张这次要有枪支的地方去，弄枪！”曾昭秀同志说。

“我同意。这次我们要多分几个地方，同时动手，使反动派顾了头，顾不了尾。”彭显模同志常常介绍海陆丰的斗争经验，他这样一说，大家就同意了。曾昭秀又补充了一个意见：“不仅南雄一个县动手，信丰、大庾、南康等地也要一起动手。”接着就派人去向特委作了报告，特委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特委一面立即通知了信丰、南康各县，一面又派人到南雄各地联络。

当时，信丰、南康等县，在郭一清、肖凤鸣、谢维都、曾魁桃等同志领导下，也早就作了准备。

一九二七年八月，郭一清同志接到特委通知：迅速赶到筠门岭去，迎接由南昌南下的八一起义军，并为起义军作向导。郭一清同志冒着暑天酷热，兼程赶到筠门岭。一到筠门岭，才知道部队早过去了。郭一清同志只好回转信丰。

过了一个时候，曾魁桃找到郭一清，一把拉住他说：“快走！”郭一清同志跟他们走到黄泥排。黄泥排、土墙壁一带都住满了不戴符号的部队。他们走到一家楼屋里，在厅堂上见到三个人：两个讲四川话的中年人，另一个年纪较轻，满脸是长胡须。经过介绍，知道是朱德、陈毅、王尔琢三同志。朱德、陈毅同志问了一些地方情况，临走时留下一部分步枪，并指示郭一清等同志要很好发动群众，作好武装暴动的准备。

王尔琢同志问：“这里有什么大山？”曾魁桃同志想了一想，回答说：“山很多，就是没有大山。”王尔琢同志没有再问下去。

以后，部队向西南韶关走了。

等到肖凤鸣同志回来，又传达了朱德、陈毅等同志关于准备武装暴动的指示。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南雄大塘还是象往常一样平静。下午四时左右，忽然响起了枪声……

伪乡丁鸣锣吆喝起来，乡丁队队员赶紧带枪集合。一排土枪声响起，乡丁队中被打倒了一个，另一个鲜血满脸，把枪一丢，双手捧着头转身就走；其余的乡丁队员也都四散飞逃了。

彭显模同志已经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大声喊：“缴枪，缴枪！”上溯村的彭吉妹带着秘密赤卫队员，也跟着向乡丁们冲去。乡丁们又喊又嚎，索性一倒身就跪在地下。十几条步枪就到了赤卫队员们的手里了。……

在这几天里，南雄县的夹河口、新田、大塘等十几处的伪乡公所、厘金税卡、烟膏局全部打垮了，缴到长短枪三百八十

余支。大庾县的埧里、梅关等处，信丰县的九渡水、小河、游州等处，南康县的烽山、塘口等处的伪乡公所，厘金税卡等也打垮了，缴到一批枪支。

这时，广州起义的消息传来了。

“打倒国民党！”

“杀土豪劣绅！”

“土地归农民所有！”

革命的标语在赣粤边各地到处张贴起来，革命的口号激动着贫苦农民的心弦。

三月初，在信丰县的黄泥排成立了信丰县苏维埃，在南雄县黄坑召开了农民大会，在上溯成立了南雄县苏维埃。南康、安远、定南等县也搞了武装暴动，成立了工农政权，扩大了红色武装。

赣粤边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开始了，一九二九年初，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红四军经过这里，进一步推动了革命斗争，以油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在艰巨的斗争里，曾昭秀、陈召南、谢太谦、曾魁桃、谢维都等同志，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很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无数的革命群众遭受了杀害。然而，革命斗争却一直坚持了下来！这时，赣粤边的革命斗争就由李乐天同志负责了，他带着游击队跑遍了赣粤边各地。

当我们随李乐天同志一起到达了油山东北麓的信丰县境的槽里屋场以后，地方干部、游击队员、老年人、小伙子、姑娘和孩子都拥到我们的面前，指指点点，说说笑笑。

“司令部来了！”

“李乐天来了！”

很多人向李乐天同志打招呼。李乐天同志也和大家谈了起来。李乐天同志忽然看着对面的山坑——潭塘坑，激动起来，他说：“就是在这里，还有过一段壮烈的故事呢。”

那是几年以前的事情。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围剿”时，李乐天同志带着雄、庾、信游击大队转移到信丰地区来。这天，大队隐蔽在槽里对面的山上。国民党反动军队从黄坑口到上坪一带去“抄山搜剿”。在黎明时分，农民丁生狗和龙背老刚准备下田去，便被抓住了。反动派逼着他们带路到福子坳去。走到槽里对面的山坑边，丁生狗捣了一下龙背老，龙背老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回头看了一下，又向前走着。忽然，丁生狗使劲拉了下龙背老的衣角，龙背老才弄清了他的意思。两个人就站住不走了。

恰在这之前，李乐天同志带着游击队来到了这里。由于行动迅速，当地群众都不知道。但是，丁生狗走到山坑口，看见山的那边茅草里出现了一道深痕，就象一块烫铁压过了一样。他心里一动：这一定是游击队刚走过，无论如何不能把反动军队带去。所以，他招呼龙背老站住，不让他向前走了。

“为什么不走？”反动派军官恶狠狠地问。

“认不得路。”

“混蛋，你们存心捣蛋，不带，枪毙你们！”

“枪毙我们也不带！”

反动派军官气得瞪眼大叫，掏出短枪来敲丁生狗的 头

颈。丁生狗毫不畏惧。

“叭，叭”两枪，丁生狗和龙背老倒下了。枪声，象是他们向游击队发出的报警讯号。李乐天同志听到枪声，带着部队及时转移了。

群众用生命来救护自己的武装部队，就更加激励了游击队英勇顽强地与敌人作斗争。不久，游击队就在群众协助下，胜利地袭击和伏击了大塘、平村、茶田、黄坑、夹河口等处的敌人，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

三

信丰县长安区委负责人朱赞珍同志，向我们兴高采烈地说：“……我们会造枪，也会造子弹了。我们组织暴动的时候，在子弹壳里装上土硝，买些锡做弹头；刮下火柴头，加上洋铁皮做底火，就制成了土造子弹。这种土造子弹不大管用，打二三枪后，枪筒发热，子弹出膛就掉下地来。但是，我们也照样打敌人。一九三一年，我们就是用这种子弹打进了新城圩的。也是用这种土造子弹，杀死了敌人，建立了我们的游击根据地。”

我细看上去，朱赞珍同志只不过三十五六岁，可是他的眼角旁、额头上和嘴角边却布满了细密的皱纹，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得多了。他身材矮小，然而精干灵活。怪不得人们都叫他“朱矮子”。朱赞珍同志在这一带，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人们常常讲着他的故事。

朱赞珍同志是信丰县长安区坑口乡人，父亲帮人家打了一辈子长工，他和他的哥哥从小就在地主家里做活，几辈子都是雇农，受尽了贫困的痛苦。从这个地区有党的活动起，他就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里。他参加了一九三〇年的武装暴动，并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一九三〇年四月，红军从闽西南回头到赣粤边，打开了南